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86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暗香

一到隆冬,在城管划定的区域摆摊卖菜的根嫂,必定会隔三差五,带上七八扎蜡梅花,装饰她的菜担子,进城来卖。

根嫂来自溧水无想山,自从南京地铁S7号线开通,每天凌晨4点,她就去自家菜地里摘菜,迅速码好、装筐,乘地铁带到主城区来,每斤菜可比当地出售多卖一块钱。根嫂的菜全是露天种植的,浇灌农家有机肥,被霜打得贴地生长,看起来矮墩墩,吃起来甜丝丝的。她的蜡梅花质量也好,别人卖的蜡梅,每一根花枝都笔直细长,插在花瓶里有一种不解风情的呆笨之气,她的蜡梅道劲泼辣,又曲里拐弯,很容易插出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的意境来。

根嫂听人劝,要是顾客感叹:“这一把花中的矮枝,恐怕要和那一把中的高枝相配,才好看。”换作别的卖花人,可能就会睨人一眼,断然回绝说,“整把卖,不好拆”,而根嫂马上蹲下,依照客人的需求拆开花束。边上有老客慨叹:“你脾气真好……”根嫂笑着解释:“自家院里的树,本来就是卖着玩的。客人说得有道理,就得听客人的。”

根嫂卖完菜,临近中午,刚把菜筐寄存在卖酱菜的老板处,就有一位四十来岁的妇女骑电动车来接她。卖酱菜的老板收了她最后一把菠菜,半是羡慕半是欣慰地说:“你福气好,媳妇还接你去小饭馆吃饭,有几个媳妇能对婆婆这般好。”根嫂骄傲地回应:“最让我开心的还不是这事,是媳妇说

今天丈夫难得休息,可他却早早地起床,开始忙碌起来。我睡眼惺忪地问他:“今天怎么这么勤快?”他神秘一笑:“今天,我要给咱妈一个惊喜。”我这才想起,前几天妈妈又在电话里念叨起在饭店吃过的松鼠鳜鱼,那道菜让她念念不忘,而她自己又不会做。丈夫是学烹饪专业的,虽然后来没有从事烹饪工作,但他的手艺一直不错。只是这么多年,他也很少有机会再做松鼠鳜鱼了。我看着他认真地翻阅着菜谱,那专注的神情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。

他带着我一起去菜市场,精心挑选食材。来到他经常买鱼的周记鱼摊前,仔细地察看每一条鱼,用手轻轻按压鱼身,观察鱼鳞的光泽,闻着鱼的气味。“今天这条要见丈母娘。”他说话时呵出的白气在冷空气里打了个旋,手指悬在蓄水盆上空逡巡,最终点中那条脊背泛青的鱼。他还精心挑选了番茄、胡萝卜等配料。

回到家后,丈夫开始忙碌起来。他先把鱼清洗干净,然后用刀在鱼身上划出一道道精美的花纹。那刀工,熟练而精准。厨房里弥漫着各种食材的香气,锅里的油滋滋作响,那是烹饪的交响乐。丈夫一边炸鱼,一边调整着火候,确保鱼的外皮酥脆,内里鲜

有人说,冬天的青菜赛羊肉。我不吃羊肉,无从比较。但是,依我的生活经验,立冬以后的青菜一天比一天好吃,我几乎每顿都少不了青菜,或青菜汤,或干炒青菜,或青菜烧肉烧百页,而且,毫不厌倦。尤其经霜披雪的青菜更是难得,味道甘甜而醇厚。

我的邻居老高是一位高级农艺师,专门从事农作物栽培。我曾就此向老高请教,为什么冬天的青菜吃起来甜丝丝的。老高说,青菜里含有淀粉,当霜煎雪熬,气温低下时,淀粉转化为葡萄糖,而且其中的苦涩也会慢慢减退,冬天的青菜有甜味是很正常的。

记得小时候,一进入冬天,妈妈便用稻草将菜地上的菜盖起来。那时候的天气真的很有意思,雪说来就来,纷纷扬扬,铺天盖地,连续下个三两天也是常事。雪停了,天空湛蓝湛蓝,太阳也格外地明亮。大人们铲除道路上的积雪,小孩呵着发红的双手用雪玩着各种游戏。妈妈从雪地里挖出几棵青菜,烧青菜豆腐汤,或者青菜干烧百页。那菜头且糯且甜,真比猪肉好吃,汤也鲜美无比。说冬天的青菜赛羊肉,不只是说青菜好吃,还指冬天的青菜稀少。冰天雪地里能挖出青菜真的不容易,那时候没有大棚种植,而且气温比现在低得多,滴水成冰一点也不奇怪,青菜能在寒冷的气候下活下来,可能比羊还少。

前天早晨散步遇见买菜回来的老张,老张高高地举起手中的布袋,说,今天买了几棵附近农民种的青菜,看看能不能吃出小时

服儿子,答应我们仍旧住在乡下。儿子好面子,说自己都在南京扎根了,不接爹妈进城住,面上无光。我媳妇说了,面上有光有什么用,有用的是有房、有院、有井水,还有谈得来的邻居和老友。”

媳妇也不多话,从车子的储物箱中掏出备用头盔,给婆婆仔细扣好,婆媳俩一溜烟走了。上个星期六,雨后,我去买菜又遇见根嫂,她的菜担子更加花团锦簇了——十几把新鲜蜡梅花堆在菠菜、青萝卜和小白菜上,更有趣的是竖放在一边的扁担,扁担头子上挂着一溜儿图片,走近细看,那打印出来的彩照是教大家怎么插蜡梅花的:高枝蜡梅要用铜瓶或铁瓶来插,矮枝蜡梅要用小小的泡菜坛儿、酱罐儿来插。

见我来回细看,啧啧称奇,根嫂解释:“我家媳妇拍的照,打印后贴在硬纸板上,让我挂上,好教客人回去怎么插花。这一次,该剪下的花,都剪了,今天不买就要等明年了。媳妇说,趁着花开不久,赶紧都分给大家闻香。毕竟花苞圆圆的,卖出去可香一个半月,等花瓣开得尖了,只有半个多月好看了。”

讲得有理呀,我赶紧买了一大束,尚有残留的晶莹水珠覆盖在蜡梅花瓣上,衬得那蜡质的金黄花瓣越发像一口精致的迷你小钟,是的,源源不尽的香,就像钟声一样,在这岁尾的清寒空气里激荡。蜡梅开了,阖家团圆的好日子就在眼前。

嫩多汁。裹着淀粉的鱼身在油浪中舒展成蓬松的松鼠尾巴,丈夫的袖口溅上油星也浑然不觉。他不时地尝尝味道,调整着调料的比

例,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。厨房里最后一道油花溅起的脆响,与门铃清脆的叮咚声重合了。丈夫额角的汗珠折射着吊灯暖黄的光,糖醋汁在瓷碗里泛着琥珀色的涟漪。母亲站在玄关处抽动鼻翼的刹那,我忽然明白这道松鼠鳜鱼早已不是简单的江南名菜。

妈妈一进门就笑着说:“非要让我们来吃饭,怎么?是有什么没吃过的菜让我们品尝品尝吗?”说话间,我赶紧让她在餐桌前坐下来,端上丈夫精心烹制的那道菜,那鱼的外皮金黄酥脆,鱼肉鲜嫩多汁,酸甜的酱汁均匀地裹在鱼身上,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妈妈看着这道菜,眼中满是惊喜和感动。她小心翼翼地夹起一块鱼肉,放入口中,“比饭店里的还地道。”妈妈咀嚼着酥壳下雪白的鱼肉,眼角的细纹里盛着粼粼波光。

窗外暮色正在凝结,糖醋的酸甜在齿间漫延,丈夫低头扒饭时,我瞥见他虎口处新鲜的刀痕,那抹暗红像极了松鼠鳜鱼点睛的番茄酱。

候的味道。我感到老张话里有话,问,菜场里的青菜与农民种植的有什么不同吗?老张告诉我,区别大了去了,菜场里的青菜基本上都是大棚种植,不吹风,不经霜,哪有冬天青菜的味道?

听了老张所说,我暗喜。我家所吃的青菜,不是大棚青菜,是长在阳光下,活在风霜里。八十多岁的岳母,多年来,一直利用房前屋后的隙地和渠道边的空地种植蔬菜。我家所吃的蔬菜都是自产的。进入冬天,妻子十天半月回家一趟,拿些青菜。那青菜不高,瓢大叶厚,梗白而叶色暗绿,是青菜的一种,不记得叫什么名字,特别适合制作菜肴。从岳母处取回来的青菜,干炒也好,做汤也好,只放适当的油盐,就十分耐吃。青菜与其他原料组合成新的菜肴,比如青菜红烧肉,青菜更为可口。

几日前,与几位友人到一家农家饭店小聚,我特地让店家做了一道青菜红烧肉圆,要求青菜必须是野地里长的。店家说,你对我提这个要求,提对了,我家用的蔬菜都是自己种的,你看青菜就是长在河堤上的。一大斗碗青菜肉圆上桌,三下五除二,青菜被一扫而光,只剩下几个圆溜溜的肉圆。友人们吃着叹着,这青菜太好吃了,甚至说,有这一道菜就够了,其他菜都是多余的。

我特别希望踩着叽嘎叽嘎的雪,到菜地里挨开雪,挖几棵青菜,烧一碗碧青碧青的菜汤。

可是,雪呢,雪去哪儿了?

过年记

腊月廿三那天,清安从三亚打来电话,说今天是小年,给你拜年了。这时候拜年定定心心的,没人打岔,真到过年那几天估计你电话接不过来了。清安是我的发小,少年时住我家楼上,常在一块玩。他还记得小时候我祖父叫我们姐弟几个名字的江西口音,每次与我通话也都这么叫我,叫我内心发颤,控制不住地要淌眼泪。

清安退休前是一家国企的董事长,这几年因身体的原因,人冬后便去三亚生活一段。电话里讲了他的近况,讲他长我一岁的老哥哥也同去年一样,从香港来三亚和他一道过年了,我羡慕他还能唱哥俩好,惜我已没了这福分。

清安与我相约,清明前后同回扬州,去看望发小们。我期待着。

自父亲过世后,由于兄妹几个及其后代不在一地,那种大家庭团在一块过年的盛景已不再复现。去年夏天我去兴化,外甥对我说,过年那几天特别想娘。娘没了,我这个老舅成了他最亲的人。当时我便给他做出承诺,今年春节你带着妻儿同我一道去扬州过年。

腊月里我联系了当时尚在四川内江的二姐、二姐夫,希望他们能回来。二姐全力支持了这一计划。于是包括在扬的妹妹、妹夫和从南京赶回的我们一家共计十四人,终在父亲离去十四年后聚在一块,吃了顿热热闹闹的年夜饭。吃饭的地点我选在了百年老店富春,因预约的时间太晚了,包间没能订到,安排在了大厅。前后左右好几桌,气氛尤显热烈。

大年初二我让女儿开车,和二姐一块去仪征的刘集看望老左。父亲生命中的最后七年,我们从医院请了老左师傅到我们家里,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,给予他特别细致的照料与护理。长达七年的相处,老左与我们姐弟几个也结下了较深的情感。

十几年没见,老左哥哥也老了,头发白了不少,腿脚没以前那般利索。陪侍父亲的那几年,老左才五十多岁,跑起路来劲杠杠的。父亲当时患的是脑梗,除了定期挂水,更多的时间都是老左推着轮椅车带父亲到大街小巷去兜风。中午回来吃了饭,筷子刚撂下,老小孩似的父亲又嚷嚷着要出去。老左说,当时没有手机计步的说法,不过每天跑一二十里应当是有的。

老左的家过年前不久刚刚重新翻建过,装潢得十分漂亮。他有个女儿在扬州城里工作,结婚成家已有多

年。大外孙女已读大二,小的外孙也有十五岁了,读初三。老左哥哥很有福气呢。新房子门前的一块地坪很开阔,老左从家里搬来小鞭炮,给我的小外孙玩。那天的阳光甚好,地坪边上有一口水井,小外孙把铅桶丢下去用绳子往上提水,笑得咯咯的。

老左告诉我,距家不远处有两亩多的水田,种着水稻;还有三亩多的地在前面山上,一直都种茶叶,每年春天有不少人慕名来这儿买茶叶。

我和二姐坐在老左装修考究的客厅里,聊父亲当年的一些趣事,老左颇有些感慨地说,老爷子走了快十五年了,以前的老房子还带他来玩过呢,吃过我给

他钓的鱼。吃鱼怕他卡着,刺我都帮他剔干净。

我童年时,住在北方一座小山村,那里冬天来得早,家家户户的屋中央杵着个铁火炉,备一堆煤炭取火过冬。

我家的铁火炉,炉盘呈方形,炉身是圆肚样子,炉门在炉肚下方,四只造型弯曲的脚支撑着地面。这火炉可能吞煤了。还没进冬呢,家家户户赶着马车去大同拉煤。我爸在南方工作,开始我妈不会赶车,老是托别人代买。托别人时间长了也不是个事,我妈横下一条心,自己学赶车。为此我家还买了一匹马,可以和别人家合伙用,一家出马,一家出车。

那时我四五岁,我妈第一次赶着马车去拉煤,不怂,反倒挺兴奋。起个大早,跟着前院李大伯,向大同进发。本来我妈让我去姥姥家,我说啥也不去,就要跟我妈去大同拉煤。我妈扭不过我,给我围个严严实实,让我坐在车上。李大伯说咱是去拉煤炭,不是去玩要,把玲玲放家里,跟你大嫂。我妈笑笑说,玲玲想出门看看,让她跟着吧。李大伯笑着摇摇头,没有你这样惯孩子的。我妈又一笑,像李大伯那样一跳,稳稳地坐在马车的鞍座上,一根马鞭抱在怀里,煞是英武。

高低不平的乡间小路,马车吱吱呀呀,哼着小曲。我向更远处张望,田野空旷,满目枯黄,远天清幽,白云贴着天,缩成一团。偶尔几只麻雀飞过,留下一道灰色的影子,印在不太蓝的天上,像幅水墨画。

李大伯大声跟我妈说,加快点速度,天黑前赶到大同。我妈扬起鞭子,马一路小跑,我妈俊俏的身姿,让我崇拜不已。到大同天黑了,只看到一片亮汪汪的灯光。等我被我妈妈拉出门,我妈的马车和李大伯的马车已停在煤堆边了。几大堆黑煤,每堆后面都有一溜长队。几个大汉装筐,上称、付钱、装车,次序井然。

我妈的马车装满了,黑亮黑亮的大煤块。人家说我妈是女人,尽量给大煤块。我眨巴着眼睛,我妈的笑眼可真美。回去的路上,我妈坐鞍座,我挤在她身后,我妈不时用手拦我,怕我掉下去。装了煤的马车不好赶,一不留神,马车顺着路边下滑。我妈惊叫一声,跳下马车,抓住我臂膀,拽下来,抱在怀里。李大伯急忙停车,奔过来。拉住马缰绳,大声吆喝马。马使劲撑住脚步,李大伯路边捡块石头扔在轮下。

李大伯拉着缰绳,一鞭子打在马身上,吆喝声一声比一声响。马闷头使劲。几个路人上前帮忙推车,我的小心脏“扑通扑通”跳……

再看到炉里熊熊的火,听着煤噼噼啪啪燃烧的声音,我的心里就会莫名地感动,火炉的歌声真好听,穿过漫长的冬夜,陪伴着我们……

□南京明前茶

餐桌上的松鼠鳜鱼

□南京王伟

冬日青菜赛羊肉

□高邮姚正安

□南京王慧骥

火炉的歌声

□句容新玲